

外交方針質言（參戰問題）

梁啟超

我國曷爲忽然有參戰之議耶。吾儕曷爲銳意贊成此議耶。請質言之。所謂公法所謂人道普通義耳。所謂條件抑附屬之後起義耳。其根本義乃在因應世界大勢而爲我國家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。第一從積極進取方面言之。非乘此時有所自表見。不足以奮進以求厠身於國際團體之林。從消極維持現狀言之。非與周遭關係密切之國同其利害。不復能蒙均勢之庇。必深明乎此兩義。然後問題之價值乃得而討論也。

請申言積極進取之義。處今日國際關係複雜之世界。雖以至強之國。猶不能孤立以自存。英人以名譽之孤立自夸耀者垂三十年。自入本世紀以來。遂不得不棄擲其所信。首聯日。次聯法俄。造成戰前對抗之局勢。美國素以門羅主義自坊。對於歐洲各國之合縱連橫。向不過問。至今亦毅然出於參戰。而當絕交之初。又竭力糾合中立國爲同調而詢謀。首及於我。凡此皆足證明今日之時局。凡國於世界者。皆不能不求與國。譬諸個人。古代山居谷汲。可以老死不相往來。若求立身於近世都市之中。謂邇然無侶而能生存。安有是處。我國自海通以來。雖亦與各國使節往還。然一切皆甘自處於被動之地位。非受纏擾受壓迫至無可奈何。決不肯與人開襟抱以相交際。質言之。則我數十年來對外之政策。皆有應著而無發著。且非至極狼狽之時。萬不肯應。譬之奕家諺所謂專下後手棋者是已。夫專下後手棋。則安往而不

敗。屢敗之結果。則愈怯於與人對奕。然欲罷絕奕事。又勢所不能。我國外交始終陷於窘絕之境。皆由是也。夫我國今日不能齒列於世界國際團體中。此無容爲諱者也。謂由各國擯我不容其齒列乎。以偌大一國。迎攬何至由人。實則我自始未嘗欲舉吾國加入此國際團體中而爲其一員。且並不感覺取得此國際團體資格之必要。苟我國人而有此覺悟。且有此勇氣者。則十餘年來予以可乘之機正已不少。惜乎機屢當前而我屢逸之耳。今茲之事。吾儕所認爲最後絕不容逸之一機也。而反對之聲所以囂然盈耳者。其大原因。實由多數人狃於數十年來專下應著之習慣。成爲一種惰力性。而一旦不能自拔。而吾儕則確認此種惰力性爲絕不適於現代國際之生存。苟長此因襲不變。則國家非終歸淘汰焉而不止也。

或曰。吾國弱國也。無進取的外交之可言。吾以爲不然。強國可以兵力增高其國際之地位。弱國舍利用外交機會外。更無術以增高其國際之地位。五十年前之德國。三十年前之日本。以云強也。其強幾何。其所以獲有今日者。雖曰內治方面幾費經營。然曷嘗非由炯眼敏腕之外交家結納得一二友邦以爲與援。乃一躍而自致於青雲之上者。此不具論。其與我國今日情勢最相類而爲吾儕所當效法者。莫如加富爾所手創之意大利。意大利之前身爲薩的尼亞。實阿爾頻山下一小王國。其面積人口。曾不能當吾一大縣也。時加富爾實爲薩相。當哥里米戰爭之起。加氏攫此機會。加入英法聯軍。遣七千人參戰。因以求列席之千八百五十六年之巴黎會議。與人側目。而以英法之助。莫可如何。其後意卒賴英法之助。以成統一之大業爲第一等國。以迄今茲。問薩之與俄當時有何種宣戰理由。吾苦不能知之。以薩爾之薩。慣伏於強奧肘下。而貿然與歐洲一大國爲敵。其冒險之程度何若。至今尙可推想也。抑區區七千人。其足

爲輕重於英法聯軍者幾何。當時有與加富爾同稱建國三傑曰瑪志尼者。反對加氏政策。不遺餘力。謂其以國家爲孤注。國之亡將無日。而加氏毅然行之。英法驕然親之。卒以創建新國家。而左右歐洲之國際團體以至今日。嗚呼。機會之來。洵一髮耳。善乘與否。存乎其人。吾固非謂吾國今日宜完全蹈襲意大利當時之藍本。然竊歎彼我昨今所處之形勢所遇機緣。何酷相類。我國能否有埃瑪努亞（當時之薩丁尼亞王即後此意大利開國第一代君主也）與加富爾。吾不得而知焉。惟深望我國之與瑪志尼自命者。稍一深長思耳。

要之吾之所謂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。以結納友邦獲得奧援增高國際地位爲前提。而以孤立退嬰爲大戒。謂德而可以爲友可以爲援耶。親之可也。與之同盟可也。兩造外之中立國而有可以爲友可以爲援者耶。親之可也。與之同盟可也。夫旣無有矣。夫旣不能矣。則我之求友求援。勢不得不求諸德國之敵國中一舉而獲六七強以爲之友。此後若能善因應之。則國家對外之關係。遂廓然開一新局。此吾僭主持參戰之根本理由也。

復次。請申言消極維持現狀之義。我國二十年來惟託命於均勢。此事實之無可諱言者也。歐洲戰前均勢之局。德奧實爲之中堅。東亞均勢之局。即在戰前。而德之力已極孤微。奧更無論。若今日則德在東亞之勢力。已達零度。以吾所策。德雖不敗。而十年之內。其勢力不能復振於遠東明甚也。質言之。中國所託命之均勢。則英俄法美日五國均之而已。而當歐戰疲敝之餘。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。我若能提挈美日。而自伍於此五國者之林。雖進焉無所獲。而退焉必足以自保。今之反對參戰者。必曰德人而

全勝將若何。吾得不假思索而直捷以一言答之曰。德而全勝。則中國必亡。無論吾參戰與否。皆無可逃避也。何也。中國本託命於均勢。德而全勝。則均勢之局已破。而命更奚託也。謂德能乘勝而統一全球耶。則修怨報復。必滅英、滅俄、滅法、滅意、滅美、滅日、而乃及我。我因參戰而得亡。亡亦無恨。即不參戰而能容我獨存耶。若謂彼獲勝之程度不及此。惟屈伏歐洲諸國而已。吾儕試逆揣彼時世界作何狀。東西二帝。歐亞遙遙相對。吾國又何從倖存於人之肘腋下者。故若以德人全勝爲前提。則我國應否參戰。更無討論之價值。直束手待亡而已。以吾所推測。則歐洲境內兩軍之結果。當至互不能勝互不能敗而止。兩造之力既殫。則更事之作用終。而外交之作用方始。各國將來之運命。強半決之平和會議席上。而中立之弱國。苟無所援繫。其危險將不可思議。蓋交戰國之損失。既不能取償於其敵。行且以中立弱國爲其交換之犧牲。則弱者其何能禦。若中國者必爲戰後世界問題之焦點。此稍有識者所能見及也。我國人其慎勿以區區平和會議之一席位爲無足重輕也。我列席焉。所保全者能幾。誠未敢知。不獲列席而有人焉爲我代表。多數國家爲處分者。而我爲被處分者。其時四顧無援。噬臍何及。反對參戰者。凡以求遠害也。而吾之主持參戰。亦凡以求遠害。兩害相權。願平心以察之而已。

吾儕之主持參戰其積極消極兩方面之理由大略如右。反對派懷疑之點抑多端。今願一一虛心商榷之。

(一)美不參戰說 絕交問題發生後。一兩月間。此說頗占勢力。當時吾儕固逆料美之必出於參戰。而德使館力言其不成事實。吾國人亦多深信之。今既揭曉。更無待辨。

(二)俄國革命由德人煽動成功說 俄國革命後旬日間。此說大昌。其時德使幸慈尙在京。逢人而語曰。吾數月前即言俄國必有內亂。今竟如何。今可證明吾德人在俄之布置矣。於是都中之親德派大爲之傳播。今已證明俄之革命爲革親德派之命。此說亦不待辨。

(三)德勝報復說 此危言悚聽最有力之說也。吾前既言德若全勝則均勢局破。吾國惟束手待亡。雖不參戰。亡亦不免。然此固必無之事也。德軍之強。微特反對論者能信之能言之。即吾亦能信之能言之。無如其勝機已逸。自今以往。能保持不至甚敗。已爲莫大成績。而勝算則既絕望。蓋戰前德人處心積慮垂三十年。其軍事上種種優勢。非協約國所能望其項背。既不克一舉挫敵。而成相持之勢。兩年半以來。協約國慘淡預備。今則兵數及軍械之優勢。皆凌德而駕其上。松姆一役。英法砲力。遠優於德。與登堡將軍曾對美訪員自承認之。將軍於羅馬尼亞敗績後。復有德形勢甚佳而前途無可望之說。蓋瑪河凡爾登兩次挫折以後。大舉以下巴黎勢已不能。而東方深入。復無所底止。發重兵以攻埃及。勤遠略而疏國防。亦爲勢所不許。故德除堅守陣地外無可望也。近則亞拉斯一帶之大戰。德軍在西戰場之力不能支。既已證明。最近雖傾全力以謀壓俄京。微論勝負之數。未能斷言。即使獲勝。但使俄不肯單獨媾和。則雖下俄京。殊不足爲最後之勝算。蓋愈深入則愈陷於險著。拿破侖已事。其前車也。至於無制限之潛水艇戰略。雖足以增加敵國之困難。而殊不能滅殺其軍力。且潛艇自身之功用。抑自有限。柏林日報之軍事記者摩勒脫氏時著論以警告其海軍當局。勿誇張潛艇效力之大。致陷國民於失望。此旅居柏林者所共知也。前海軍總長梯爾比華氏持無限制之潛艇使用說。卒以不容於政府而辭職。前外交總長耶谷氏之言

曰。潛艇使用之所獲。不敵失美國歡心之所損。卒以說不見用而去。夫德國內之信潛艇者猶且如此。而吾國人乃視爲橫絕地球之利器。可以困英國而飛渡太平洋印度兩洋。一何可笑。計三年來英船之毀於潛艇者二百九十萬噸。而英國一年之造船力可達三百萬噸。毀者自毀。造者自造。法海軍總長之言曰。不武裝商船之毀於潛艇者什而八九。武裝以後。十毀一耳。夫如是則潛艇之不能制英法死命。抑已甚明。記絕交問題初發生時。有要人告余以預言。謂三個月內英必亡。半年內法必亡。今倏忽已三月矣。竟何如者。吾非軍人。不敢譚軍事。但以耳食所得。亦知德人之潛艇戰略未嘗欲期以制勝。但希冀藉以促和。然自美既參戰。則德勢益蹙。而英法氣益壯。其所得殊不償所喪也。故以爲德之兵力已到彎弓引滿之時。以後非弦折脰絕。則漸收弛耳。其結果則戰事上兩造。力皆衰竭。而問題之解決。仍歸宿於外交。以此論將來趨勢。雖不中當不甚遠。彼持德國全勝論者。震於初戰時德軍之優勢。其感覺深印腦中。而未暇細察現勢耳。德軍勢既如此。則報復之說。即亦無待深辯。藉曰報復。而彼怨毒之過於中國者。何啻十國。中國所受。亦可末減耳。

(四)俄德單獨媾和及德俄日同盟說 前說當俄國革命初起時。吾亦竊竊然憂之。蓋兩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。誠章章不可揜。而俄之臨時政府。曾緣此問題。稍生內訌。亦事實也。今則俄政府決戰到底之態度。既已正式宣示。四月九日彼政府檄告全國國民文有云。今日第一之目的。在將敵人侵入之土地。速圖規復。關於戰爭及其終局之問題。當由與聯合軍有密切關係之國民。公同解決。又云。我全體國民對於我同盟國有應盡之義務。宜一致協力。增我奮戰之新精力等語。其司法總長喀崙斯。社會黨首領也。

最近亦宜言非擊退敵軍。摧壞其軍國主義。誓不言和。又兩國社會黨之溝通俄黨人。提出德皇退位爲媾和之交換條件。此事在德。安能辦到。若其辦到。則德之憂患乃方滋耳。最近則俄京開軍事會議。列席三十五人。各軍團長各黨派首領咸集。決議增加兵力。並以壯烈之詞鼓舞士氣。又開傷兵撫慰會。聲勢尤爲激昂。凡此皆其見之事實。故俄德單獨媾和說。決不至成爲事實。亦已證明。則德軍雖占領彼得格勒。於戰局終非有利也。若德俄日同盟說。太無常識。殆不足辨。德人何所挾以餽贈俄日。使之棄舊侶而倒戈以昵於宿敵耶。

(五)日本乘機侵略說 此說謂對德宣戰自當供給軍隊加製軍械。日本行將要求監督軍事。合辦兵工廠。此蓋因日本前此曾有類此之要求。我國民驚弓之鳥。其鯁鯁過慮。亦無足可深怪。然以吾儕所觀察日本現內閣之對華政策。確與前內閣殊。其手段似此等徒害感情招嫉妒而所獲無幾之拙策。在彼斷不肯蹈襲。且微聞我政府亦嘗顧慮及此。曾略示意。而彼政府似已對我有一正式聲明。爲斷無此類要求之保證。苟國際信義有一二分可相尊重。則得此其亦可以釋杞憂矣。抑吾尤非專恃信義云云也。當思以我國現在積弱之勢。人苟欲以無禮加諸我者。何時何事不可以猝然提出要求。儘不必曲折紆回。誘我參戰。乃獲其口實。彼之前內閣蓄意與袁氏爲難。故彼時我曾議參戰而彼見拒。此其事想我國民尙能記憶。今彼於吾此次之外交方略。表示歡迎。毋亦正可爲野心已戢得一反證也。夫人之謀自利其國。誰不如我。較焉思啟。亦理之常。惟吾儕所以敢於比較的推信者。誠以此種拙劣的侵略手段。在彼前此既試之而不效。彼現政府已知其不可行。且行焉而決非彼之利。今後國家之榮枯。繫於經濟。而經濟之爭競。集於

我國。與我國民感情不洽。即爲經濟競爭劣敗之大原。且三年以來。歐洲交戰國兵力之發展。至爲可驚。縱使戰後兩疲。其所餘之力。猶非東方一國所能頡頏。況自美參戰以後。其武力之猛進。尤不可測。若一國對我懷抱野心。欲生吞活剝。爲事殆萬不可能。彼中炯眼之政治家。豈其見不及此。故吾之推信。絕非過信。情勢實然也。

(六)影響商務說 此說商界中持之最力。吾亦信其實有徵驗。非等譚言。雖然。惜其於事實因果關係所見稍有未瑩也。商業彫敝。現狀誠然。然此現狀。乃自歐戰發生以來。愈積愈著。並非突然發生於今日。自潛艇戰爭實行以後。歐洲來往船隻減少。運載貨物之量。隨之而減。亦幾分助長其彫敝之勢。然此與我之絕交宣戰。絕無因果關係。我即不絕交。而此等現象亦安能免。試舉一顯例以證之。三月以前。英船停載華茶。夫以茶業爲我出口大宗。蒙此意外。其損失爲如何。然試問此損失是否由與德絕交所招致。稍明事理者。當知其非然。徒以事會適相值。不研究其真相。而遽牽爲一談。今之所謂影響商務者。大率類是也。又我商民驟聞將有戰事。突起驚疑。金融矜持。貨物停辦。其所自造之影響。亦誠不免。然此實可謂等於無故自驚。稍一細按。當知我與德之海外貿易。梗隔已非一日。絕非緣宣戰而始中斷。其他各國只有日加發達。更非緣宣戰而生障礙。然則宣戰與商務毫無直接影響。其理甚明。謂余不信。證之事後可耳。

(七)影響民食說 此說全屬杞憂。更爲易見。平時我國糧食出口供給交戰國者本自不少。特宣戰後。更得輸送之自由。可望此項商業益加發達耳。至運出與否。與運出量之多寡。其權豈不由我。人固

嘗以此爲條件以相強我政府。更何至以此強吾民也。其他華工應募事同一律。以此憂疑。嗜其過矣。

(八)釀成內亂說 此說也。以政治爲生涯之人。多昌言之。吾卻不敢保證其必無。何也。內亂之發生。恆以政客爲之中幹。若有人焉必欲借此爲倡亂之口實。則求仁得仁。安所逃避。惟吾猶欲有所拘誠忠告者。則凡稍有愛國心之血性男子。終當勿以內治與外交混爲一談。勿假對外問題爲政爭之武器。鄙人對於此次外交政策。固爲極端贊成之一人。對於一般政治現象。卻亦爲大不滿意之一人。然竊觀各立憲國之慣習。凡反對黨之對於政府一切匡救督責。掎擊之法。雖無施不可。若乃以不憚於現政府之故。而對於其所執對外方針劫持使不能貫徹。是則非與政府作對。實與國家作對耳。何也。國際團體上。所認之人格。乃國家也。非執政之個人也。使國家陷於進退維谷之境。對於他國而墮其威信。此無異自剝奪其國家之人格。非仇視國家者。何忍出此。一部分之政客。如明乎此義。則釀成內亂之憂。其亦知免矣。

其他反對派所持理由。或尙多端。然有辨論之價值者。亦略具於是矣。平心論之。凡無論何種政策。本無極端之是非。況茲事者本爲建國以來一非常之舉。且確含有一種冒險性質。疑議之滋。亦何足怪。惟有一義爲國人所最當注意者。一政策必首尾完具。然後有是非之可評。即如此次對德政策。抗議、絕交、宣戰、有人焉強分爲三事。以鄙人觀之。實一事而進行分三段落耳。苟無宣戰之覺悟。則自始宜勿抗議。既爲嚴重之抗議。則結果必趨宿於宣戰。事理瞭然。何勞詞費。若謂吾聊抗議焉而絕交與否。儘容商量。得毋謂德國潛艇戰略。真可以由我一紙之抗議而撤銷耶。雖極愚妄。應不至作此想。我抗議書

既綴以嚴重之語。則抗議發出之一利那頃。即爲與德國恩斷義絕之時。所謂第一步第二步者不能分也。若謂吾聊絕交而宣戰與否儘可商量。則試問絕交之本意所爲何來。既開罪於德。而復自外於美。自外於協約國。本已爲自然的孤立。今更加工以造成人爲的孤立。八面不見好。將來平和列席不可得。有敵無友。坐待處分。非喪心病狂。何至此。故所謂第二步第三步者不能分也。由此言之。就令政府最初之提出抗議與國會之贊成絕交。果屬鑄一大錯事。至今日猶當將錯就錯。貫徹後。始就中別圖補救。況乎其本未嘗錯者耶。嗚呼。我政府我國會。其思所以自處矣。我國民其思所以自處矣。

(附言)頗聞反對派言論以茲事集矢於鄙人之一身。目爲主動。斥爲陰謀。鄙人固知責任負責任之人也。自審爲心之所安。則謗議固夙所不避。雖然。事實殊不爾爾。吾誠爲贊成之一人。錫以主動之美稱。殊非敢承。反對者慎勿疑吾爲卸責。吾爲贊成派。故不敢掠人美也。美國照會我政府勸與彼一致行動。實二月三日事。此問題發生時。吾居天津。至八日午。當局電招入都商榷。吾以晚車往。則知已開國務會議六次。請總統訓示三次。大計已定矣。吾未蒙諮詢以前。所主張已與政府相同。及晤談後。詢悉交涉經過情形。其贊成自無待言。然吾當時猶主張稍緩發表。其理由有二。一則謂苟最後非有宣戰之決心。則抗議毋寧勿發。二則謂發抗議以前。有三方面當先行接洽。其一協約國方面。其二國會方面。其三各省長官方面也。當時會勸當道將此程序辦妥乃發。當道亦謂然。然某總長某參事已於八日面許美使云明日發表矣。既不便變更。則惟有於抗議後。補行接洽已耳。其後總統招七人在府中會商茲事。余嘗有言云。當二月九日六點鐘以前。余

爲最慎重之一人。當其日六點鐘以後。余爲最急進之一人。此實錄也。其後余住京二十餘日。常以個人交誼與公使團交換意見。且向國會各派要人陳說其所主張。余與茲事關係之經過略如右。將來茲事如誤國也。余不敢辭罪。苟其利國。吾不敢貪功。然吾之所信。吾固始終守之弗渝也。

（錄自飲冰室合集）